

论苗瑶语处置句标记的来源*

张 成

[摘要] 本文讨论苗瑶语处置句标记的类型及其来源和语法化路径。苗瑶语处置句标记有两类，一类为固有的处置句标记，是由实义动词“拿”语法化而来的；另一类是借用汉语的处置句标记“把”“将”，是语言接触导致的语法词复制。苗瑶语固有处置句标记的语法化路径为“实义动词‘拿’>介引工具的前置词‘拿/用’>处置句标记”。语法化过程具有语义漂白、去范畴化、共存性、单项性等特征。

[关键词] 苗瑶语 处置句 处置句标记 语法化

苗瑶语的处置句比较丰富，由处置句标记（disposal construction marker, DCM）介引宾语并置于主语之后构成，其基本结构为“主语+处置句标记+宾语+动词（+补语）”。汉语的“处置句”也称“把字句”，很多学者作过研究（朱德熙 1982；吕叔湘 1983；张斌 2010；王力 2018；张伯江 2019，等等）。有关苗瑶语处置句的研究成果不多，李云兵（2008, 2015）、刘玉兰（2012）、余金枝（2016）等从不同角度进行过一些讨论，但目前尚缺乏对苗瑶语处置句标记来源的专项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苗瑶语处置句标记的类型及其来源和语法化路径。文中所有语料均标明出处或来源^①。

一 处置句标记的分类

语言材料显示，苗瑶语处置句的句法结构为“主语+处置句标记+宾语+动词（+补语）”，语义结构为“施事+处置句标记+受事+动词（+补语），但不同语言或方言土语的处置句标记有所不同。根据已经刊布的文献，苗瑶语的处置句标记可分为固有的和借用的两类。

（一）固有的处置句标记

对文献语料的梳理和笔者的调查显示，苗瑶语固有的处置句标记各语言或方言虽不同，但都引介受事论元构成介宾结构“处置句标记+受事宾语”，处置句的句法语义结构为“施

*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类型研究（17ZDA310）”、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贵州苗族语言生态调查研究（20GZQN14）”的资助。论文得到李云兵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匿名审稿专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① 黔东苗语语料来自笔者调查，分别为笔者母语（贵州省凯里市凯棠镇大坪村话）、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李宏昌（男，35岁，大学本科）母语、贵州省凯里市三棵树镇养蒿村杨梅（女，42岁，小学）母语、贵州省天柱县竹林镇唐荣干（男，65岁，初中）母语。川黔滇苗语语料来自笔者调查，为贵州省毕节市燕子口镇大南山村王大江（男，32岁，硕士研究生）母语。贵州优勉瑶语来自笔者调查，为贵州省雷山县达地水族乡乌空村邓正科（男，48岁，初中）母语。湘西苗语松桃话来自笔者调查，为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木树镇满稿村龙胜辉（男，34岁，硕士研究生）母语。

事主语 + 处置句标记 + 受事宾语 + 动词 (+ 补语)”。例如^①:

- (1) *bw⁴⁴kə⁴⁴ pε³¹tu³¹pə³¹tə²²za⁴⁴.* 他把门打破了。(湘西苗语: 余金枝 2016)
他 DCM 门 打 破 了
- (2) *pw⁵³kə⁴⁴ la²²kaŋ²²ne³¹(thu²²)za⁴⁴.* 我们 DCM 田 给 人 (做) 了
我们把田给别人种了。(湘西苗语: 余金枝 2016)
- (3) *mu³¹ky⁴⁴pjæ⁵⁴ntæ³⁵ky⁴⁴qa⁴⁴we²².* (你) DCM (扁担) (要) (借) (我)
你把扁担借给我。(湘西苗语: 罗安源 2005:100)
- (4) *moŋ⁵⁵ta³⁵ u³⁵ sho⁴⁴no⁵⁵.* 你把衣服洗了。(黔东苗语: 杨梅母语)
你 DCM 衣服 洗 了
- (5) *nen⁵⁵ta³⁵ to²²lji⁵⁵fhan³³tçu²²zan⁵⁵.* 他把田全撂荒了。(黔东苗语: 笔者母语)
他 DCM 些 田 荒 完 了
- (6) *ni²¹mp⁴³qai⁴³tua⁴⁴le²⁴ta²¹.* 他把鸡杀了。(川黔滇苗语: 王大江母语)
他 DCM 鸡 杀 完 了
- (7) *ko⁵⁵po¹³mp⁴³mau⁴⁴b⁴⁴sa⁵⁵ta²¹.* 我祖母把饭煮熟了。(川黔滇苗语: 王大江母语)
我 祖母 DCM 饭 做 熟 了
- (8) *tei^{6·2}tsjou³tso⁷ je¹ma⁶pe⁷tai⁶a³.* 地 主 DCM 我 妈 逼 死 了
地主把我妈逼死了。(优勉瑶语: 毛宗武 1992:240)
- (9) *tso⁷lui¹dzip⁷lon⁵.* 把衣服摺好。(优勉瑶语: 毛宗武 1992:119)
把 衣服 摺 好
- (10) *nen³¹to³¹au³⁵na³¹lju¹³lja³³.* 他把肉吃完了。(贵州优勉瑶语: 邓正科母语)
他 DCM 肉 吃 完 了
- (11) *nin³¹khan⁵³tau³¹klu³⁵ŋa⁵³tai⁴²kwən⁵³.* 他 DCM 个 狗 打 死 了
他把狗打死了。(标敏瑶语: 毛宗武 2004:257)
- (12) *kau²thu⁵θiŋ²cau^{1·1}lo⁴.* 你把钱交出来。(布努语: 毛宗武等 1982:109)
你 DCM 钱 交 来
- (13) *kau²tlo⁵pe⁴shɔŋ¹lo⁴.* 你把手伸出来。(布努语: 蒙朝吉 2001:135)
你 DCM 手 伸 来
- (14) *nan²²te¹³ke³³ze²²khi¹³ta³⁵a⁵³.* 他 DCM 鸡 一 起 杀 了
他把鸡都杀了。(优诺语: 毛宗武、李云兵 2007:97)
- (15) *man³³kjo⁵³mau²²ntɔŋ³⁵ŋɔŋ³⁵.* 你 DCM 帽子 戴 好
你把帽子戴好。(炯奈语: 毛宗武、李云兵 2002:59)

^① 本文中处置句标记语法标注为 DCM, 原出处标注为“把”等的处置句标记, 统一作此处理。

- (16) $\text{y}^{31} \text{ a}^{44} \text{t}\text{h}\varepsilon^{31} \text{kha}^{53} \text{t}\text{c}\text{f}\text{u}^{44} \text{s}\text{o}^{35} \text{th}\text{o}^{35}$.
DCM 碗 放 给 上面 桌
把碗放在桌子上。(巴哼语: 毛宗武、李云兵 1997:61)
- (17) $\text{y}^{35}! \text{v}\text{f}\text{i}^{31} \text{y}^{31} \text{ a}^{44} \text{t}\text{h}\varepsilon^{31} \text{m}\text{p}\text{o}^{53} \text{q}\text{y}^{55} \text{v}\text{f}\text{ia}^{31}$.
噢 我 DCM 碗 打 破 了
噢! 我把碗打破了。(巴哼语: 毛宗武、李云兵 1997:83)
- (18) $\text{n}\text{i}^{22} \text{m}\text{a}^{313} \text{tai}^{44} \text{v}\text{a}^{22} \text{z}\text{a}^{44} \text{au}^{44} \text{p}\text{j}\text{e}^{55} \text{p}\text{j}\text{a}^{35} \text{z}\text{a}^{44}$.
他们 DCM 我 的 衣 撕 破 了
他们把我的衣服撕烂了。(坝那语: 李云兵 2017)

(二) 借用的处置句标记

由于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 苗瑶语一些语言的处置句标记借用了汉语的语法词, 大体有两种: $\text{pa}^{54}/\text{pa}^{55}/\text{pa}^{434}$ “把” 和 $\text{ts}\text{o}\text{ŋ}^{33}$ “将”。尽管此类处置句的标记借自汉语, 但其句法语义结构与固有处置句标记构成的处置句相同, 均为“施事主语 + $\text{pa}^{54}/\text{pa}^{55}/\text{pa}^{434}$ 或 $\text{ts}\text{o}\text{ŋ}^{33}$ + 受事宾语 + 动词 (+ 补语)”。例如:

- (19) $\text{wu}^{44} \text{pa}^{54} \text{au}^{13} \text{ntu}^{53} \text{qh}\text{e}^{44} \text{t}\text{c}\text{e}^{31} \text{pu}^{31} \text{ton}^{13}$.
他 DCM 棵 树 砍 成 三 段
他把树砍成三段。(湘西苗语松桃话: 龙胜辉母语)
- (20) $\text{mu}^{31} \text{pa}^{54} \text{wu}^{44} \text{p}\text{e}^{44} \text{t}\text{c}\text{u}^{33}$.
你 DCM 他 打 了
你把他打了。(湘西苗语松桃话: 龙胜辉母语)
- (21) $\text{vi}^{22} \text{pa}^{55} \text{t}\text{c}\text{o}^{55} \text{t}\text{h}\text{a}^{44} \text{no}\text{ŋ}^{35} \text{ci}^{33} \text{t}\text{c}\text{an}^{55} \text{pi}^{33} \text{za}\text{ŋ}^{35}$.
我 DCM 根 绳子 这 砍 成 三 截
我把这根绳子砍成三段。(黔东苗语: 笔者母语)
- (22) $\text{pa}^{55} \text{ljan}^{55} \text{tu}^{35} \text{no}\text{ŋ}^{35} \text{t}\text{han}^{33} \text{to}^{44} \text{qa}^{33} \text{t}\text{ch}\text{o}\text{ŋ}^{33} \text{tse}^{35} \text{mon}^{22}$.
DCM 张 纸 这 粘 在 前缀墙壁 房子 去
把这张纸粘在墙壁上去。(黔东苗语: 笔者母语)
- (23) $\text{nei}^{31} \text{pa}^{55} \text{t}\text{ch}\text{o}\text{ŋ}^{44} \text{ts}\text{o}\text{u}^{55} \text{t}\text{c}\text{hei}^{33} \text{ti}^{55} \text{tsh}\text{ən}^{33} \text{tsh}\text{ən}^{33} \text{tshi}^{55} \text{tshi}^{55} \text{te}^{44}$.
他 DCM 间 屋子 打扫 得 干 干 净 净 的
他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黔东苗语: 唐荣干母语)
- (24) $\text{mwei}^{31} \text{je}^{54} \text{t}\text{in}^{21} \text{pa}^{434} \text{s}\text{ə}\text{ŋ}^{33} \text{tsh}\text{ən}^{434} \text{kau}^{434} \text{no}\text{ŋ}^{35}$.
你 一 定 DCM 生 产 搞 好
你一定要把生产搞好。(优勉瑶语: 谭晓平 2008:111)
- (25) $\text{i}^{33} \text{je}^{54} \text{t}\text{in}^{21} \text{a}^{35} \text{pa}^{434} \text{nai}^{434} \text{tei}^{35} \text{lui}^{33} \text{d}\text{zu}^{35} \text{d}\text{ə}\text{ŋ}^{21}$.
我 一 定 要 DCM 这 件 衣服 洗 干净
我一定要把这件衣服洗干净。(优勉瑶语: 谭晓平 2008:111)
- (26) $\text{ne}^3 \text{than}^4 \text{kja}^3 \text{ts}\text{o}\text{ŋ}^3 \text{ta}^1 \text{m}\text{ɔ}^6 \text{thy}^6 \text{tha}^4 \text{ho}^3$.
这 只 狗 DCM 猫 咬 死 了
这只狗将猫咬死了。(畲语: 毛宗武、蒙朝吉 1986:56)

综上所述, 苗瑶语的处置句标记可归纳如表 1 所示:

表1 苗瑶语的处置句标记

语言或方言	固有标记	借用标记
湘西苗语	kə ⁴⁴ /kγ ⁴⁴	pa ⁵⁴
黔东苗语	ta ³⁵	pa ⁵⁵
川黔滇苗语	mb ⁴³	
优勉瑶语	tso ⁷ /to ³¹	pa ⁴³⁴
标敏瑶语	khan ⁵³	
布努语	tlu ⁵ /tlo ⁵	
优诺语	te ¹³	
炯奈语	kjo ⁵³	
巴哼语	v ³¹	
坝那语	tai ⁴⁴	
畲语		tsɔŋ ³³

二 处置句标记的功能

苗瑶语处置句标记的功能，可以从句法功能和语用功能两个方面来讨论。

(一) 处置句标记的句法功能

处置句标记介引句法结构的宾语并使宾语移位到主语之后，目的是消减必有论元，以增加可选论元，通常可增加结果补语、程度补语、趋向补语等可选论元。例如：

- (27) vi²²pa⁵⁵ le²²y³³ ti³³tu¹³zaŋ⁵⁵. 我把石头打破了。(黔东苗语：李宏昌母语)
我 DCM 个 石头 打 破 了

在例(27)中，处置句标记介引的宾语移位后，增加了结果补语。

- (28) nen⁵⁵pa⁵⁵ le³³qhaŋ³⁵noŋ³⁵ken³¹ni²²va⁴⁴.
他 DCM 个 洞 这 挖 浅 很
他把这个洞挖得很浅。(黔东苗语：笔者母语)

在例(28)中，处置句标记介引的宾语移位后，增加了程度补语。

- (29) moŋ⁵⁵moŋ²²pa⁵⁵ to²²qa⁴⁴ko²²ta⁵⁵. 你去把客人喊来。(黔东苗语：笔者母语)
你 去 DCM 些 客人 喊 来

- (30) kau³¹mb⁴³ ni²¹tsε¹³tsi⁵⁵le²⁴. 你把他骂走了。(川黔滇苗语：王大江母语)
你 DCM 他 骂 走 了

在例(29)(30)中，处置句标记介引的宾语移位后，增加了趋向补语。

(二) 处置句标记的语用功能

处置句标记的语用功能是使句法结构的焦点话题化。刘丹青、徐烈炯(1998)指出焦点可以分为自然焦点、对比焦点和话题焦点。自然焦点指的是注重[+突出][−对比]参项的焦点论元，也可称为常规焦点，通常情况下，自然焦点是句法结构的宾语；对比焦点是注重[+突出][+对比]参项的焦点论元，具有双重背景；话题焦点是注重[−突出][−对比]参项的焦点论元，经常用话题标记来提示。苗瑶语为SVO语序，其自然焦点为居于句末的宾语，而由于

处置句标记的介引，宾语降元并移位成为话题焦点，置于主语之后成为次话题。例如：

(31) moŋ⁵⁵lju³³le³³ə³³noŋ³⁵nɔ⁵⁵. 你倒这个水。(黔东苗语：杨梅母语)

你 倒 个 水 这 了

(31') moŋ⁵⁵ta³⁵ le³³ə³³noŋ³⁵ta³⁵moŋ²²lju³³nɔ⁵⁵.

你 DCM 个 水 这 拿 去 倒 了

你把这个水拿去倒了。(黔东苗语：杨梅母语)

(32) mei³¹mi³¹zau¹³zen³⁵. 你去洗碗。(贵州优勉瑶语：邓正科母语)

你 去 洗 碗

(32') mei³¹mi³¹to³¹zen³⁵zau¹³lja³³. 你去把碗洗了。(贵州优勉瑶语：邓正科母语)

你 去 DCM 碗 洗 了

(33) wu⁴⁴pə⁴⁴ta⁴⁴a⁵⁵nen⁴⁴ta³¹nen³¹. 他打死了条蛇。(湘西苗语松桃话：龙胜辉母语)

他 打 死 一 条 蛇

(33') wu⁴⁴kə⁴⁴ a⁵⁵nen⁴⁴ta³¹nen³¹pə⁴⁴ta⁴⁴.

他 DCM 一 条 蛇 打 死

他把蛇打死了。(湘西苗语松桃话：龙胜辉母语)

在上述例句中，例(31)(32)(33)的宾语都在动词后，处于自然焦点位置；而例(31')(32')(33')的宾语由处置句标记介引并移位到主语后，处于话题焦点位置，充当次话题。

总之，苗瑶语处置句标记介引宾语作话题焦点消减了句法结构的必有论元，使介宾结构话题化，移位到主语之后话题焦点的位置，成为语用结构的次话题，同时可增加可选论元。

三 处置句固有标记的来源

如前所述，苗瑶语处置句标记有固有的和借用的两种。我们认为，固有的处置句标记是由实义动词(notional verb, NV)^①“拿”经过隐喻、语义泛化、语义漂白、结构固化等语法化而来的。所谓隐喻，是指根据一个词的语义或功能，引申出其他功能，产生新的句法结构。

一般而言，“持拿”义实义动词的语法化具有共存性、渐变性、连续性(吴福祥 2017:28)，我们认为苗瑶语也是如此，但由于苗瑶语没有传统文字文献，其处置句标记不能从历时的角度观察到，只能从共时层面来推导其语法化历程。

(一) 实义动词“拿”

作为“持拿”义实义动词，“拿”具有动作行为动词的句法功能，主要充当句法结构的谓语核心。例如：

(34) bu⁴⁴kə⁴⁴məŋ³¹naj⁴⁴qo^{53/21}tci⁴⁴. 他拿你的背篓。(湘西苗语：余金枝 2016)

他 NV 你 的 (缀) 背篓

(35) mun³⁵ ky⁴⁴mun²². 你拿去。(湘西苗语：罗安源 2005:99)

(你) NV (去)

(36) te²²qe³³ta³⁵lo²²ɛ⁴⁴jan³³. 鸡拿来做祭品。(黔东苗语：李宏昌母语)

只 鸡 NV 来 做 鬼

^① 本文中“持拿”义实义动词语法标注为NV，原出处标注为“拿”等的实义动词，统一作此处理。

(37) ta³⁵ ta⁵⁵a⁵⁵pi²²? 拿来了没有? (黔东苗语: 李宏昌母语)

NV 来 没有

(38) mi³¹ le³³mp⁴³le²⁴, tsei²⁴ le³³pa⁵⁵len³¹zau¹³ko⁵⁵le³³.

你们的 NV 了 剩下的 全部 是 我 的

你们的拿了, 剩下的全部是我的。(川黔滇苗语: 王大江母语)

(39) ni³¹mp⁴³thou⁵⁵tce⁵⁵i⁴⁴thi³³paj⁴⁴le²⁴tsi⁴⁴zon⁴⁴hou³³.

他 NV 瓶 酒 那漏 气 了 不好 喝

他拿的那瓶酒漏气了不好喝。(川黔滇苗语: 王大江母语)

(40) to³¹pwei³³tcaŋ³³mi⁵⁵tu³⁵pun³³je³³.

NV 三 斤 米 酒 给 我

拿三斤米酒给我。(贵州优勉瑶语: 邓正科母语)

(41) kəu³⁵khan⁵³pun⁵³ka⁴²da³¹dzu²⁴tci²⁴.

我 NV 去 河里 洗 一下

我拿去河里洗一下。(标敏瑶语: 毛宗武 2004:219)

(42) tlo⁵tce⁸men²njin²kɔ¹ni⁴.

NV 十 元 银 给 他

拿十元钱给他。(布努语: 蒙朝吉 2001:136)

(43) vɔ²²te¹³ pe⁵³po³¹tchi³¹tchin¹³han³³ŋ¹³.

我 NV 百 把 块 钱 给 你

我拿百把块钱给你。(优诺语: 毛宗武、李云兵 2007:72)

(44) naŋ³¹kjɔ⁵³lou³¹fje³⁵laŋ⁴⁴vi³³ ntʃe³⁵ŋkau⁵³.

他 NV 来 做 个 梳子 梳 头

他拿来做一把梳子梳头。(炯奈语: 毛宗武、李云兵 2002:52)

(45) nfi³¹mfi⁵⁵y³¹lfo³¹pja³⁵tce⁵⁵lɔ³⁵qo⁵⁵qe³⁵.

他们 NV 回来 五 六 个 蛋 鸡

他们拿来了五六个鸡蛋。(巴哼语: 毛宗武、李云兵 1997:50)

(二) 工具介词

有一些动作行为的发出需要凭借相关工具,“持拿”义动词通常要凭借相关工具才能发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会逐渐语法化为介引工具名词宾语的前置工具介词(instrument preposition, INP)^①, 即实义动词变成了介引工具的前置词,其句法结构为“前置词 + 宾语₁ (工具) + 动词 (+ 宾语₂ + 补语)”。例如:

(46) mu³¹kə⁴⁴pji³³ca⁴⁴. 你拿/用笔写。(湘西苗语松桃话: 龙胜辉母语)

你 INP 笔 写

(47) ta³⁵ pi²²mon²²tsho⁴⁴. 拿/用手去捅。(黔东苗语: 笔者母语)

INP 手 去 捅

(48) ta³⁵ tɔ⁴⁴ lo²²tcha³³naŋ⁵⁵. 拿/用木棍来划船。(黔东苗语: 笔者母语)

INP 木棍 来 划 船

^① 本文中工具介词语法标注为 INP, 原出处标注为“拿”“用”等的工具介词,统一作此处理。

- (49) pi⁴³ m⁴³pa³³ lo²¹p⁴⁴t^εe⁵⁵.
我们 INP 红稗 来 做 酒
我们拿/用红稗来烤酒。(川黔滇苗语: 王大江母语)
- (50) kau³¹m⁴³kho⁴³thua⁴³tp³¹t^εhei⁴³pau²¹qua⁵⁵qai⁴³pau⁵⁵tan⁴⁴.
你 INP 扫帚 来 扫 摊 鸡 屎 丢 掉
你拿/用扫帚来扫掉这摊鸡屎。(川黔滇苗语: 王大江母语)
- (51) je¹tshin¹mwei²tshje³mwei²tso⁷tsa:n³ta:i²tsε:η¹.
我 给 你 斟 你 INP 杯子 来 接
我给你斟, 你拿杯子来接。(优勉瑶语: 毛宗武 1992:121)
- (52) to³¹pun¹³mi³¹jit⁵⁵wunj³³. 拿/用手去接水。(贵州优勉瑶语: 邓正科母语)
INP 手 去 接 水
- (53) i³³ ho³¹di²⁴dəi³¹ha⁴², khan⁵³di²⁴dəi³¹bən⁴².
一 样 什 么 没 有 INP 什 么 准 备
一样吃的东西都没有, 怎么办? (标敏瑶语: 毛宗武 2004:687)
- (54) no²no²tlo⁵ pe⁴ya²nɔŋ²...
个 个 INP 手 抓 吃
(个个) 用手抓着吃……(布努语: 蒙朝吉 2001:306)
- (55) va³¹kjɔ⁵³tʃe³⁵ka⁴⁴no⁵³kɔ⁴⁴, kjɔ⁵³ŋŋ³¹tʃe³⁵mpja³¹...
我 NV 做 根 鱼钩 INP 去 钓鱼
我拿来做个钩钩(去钓鱼)……(炯奈语: 毛宗武、李云兵 2002:307)

(三) 处置句标记

介引工具名词的前置词, 若所介引的名词并非动作行为发出所凭借的工具而是动作行为作用的对象, 亦即介引句法结构的宾语或受事宾语, 此时介宾结构的前置词就语法化为处置句标记, 它将宾语移位到主语之后, 则会使句法结构发生变化并使语用结构的焦点成为话题焦点, 并进一步次话题化, 形成“主语 + 处置句标记 + 介词宾语 + 动词 (+ 补语)”的句法结构和“主语 + 次话题 + 动词 (+ 补语)”的语用结构。例如:

- (56) te⁵³ku⁴⁴kə⁴⁴ ne³¹ naŋ⁴⁴pə⁵³ o⁵³a^{44/53}le⁵³qhu²².
弟 弟 DCM 别 人 的 被 子 烧 一 个 洞
弟弟把别人的被子烧一个洞。(湘西苗语: 余金枝 2016)
- (57) mon⁵⁵ta³⁵ le³³ki⁴⁴shoŋ⁴⁴pe³³nen⁵⁵.
你 DCM 个 蛋 送 给 他
你把蛋送给他。(黔东苗语: 杨梅母语)
- (58) mon⁵⁵ta³⁵ te²²ljo³⁵noŋ³⁵ta¹³mon²²qa³³yu³⁵noŋ⁵⁵naŋ⁵⁵.
你 DCM 头 黄牛 这 赶 去 前 缀 野 外 吃 草
你把这头黄牛赶到野外吃草。(黔东苗语: 杨梅母语)
- (59) ni²¹m⁴³ no²⁴ p⁴⁴taŋ²¹le²⁴. 他 把 事 情 做 完 了。
他 DCM 事 情 做 完 了
(60) pi⁴³ m⁴³ti⁴³lai³¹taŋ²¹le²⁴. 我 们 把 地 犁 完 了。
我 们 DCM 地 犁 完 了

- (61) je³³bwo³³tsjou¹³miŋ³¹tso⁵⁵wo⁵²no:m³³bεŋ²⁴ba:p⁵⁵džen³³go:i³³...
我们 就 去 DCM 那 个 岩石 翻 开
我们就把那块大岩石翻开……(优勉瑶语:毛宗武 2004:673)
- (62) he¹³to³¹ ne²⁴pje³¹tju³⁵hun²⁴ve¹³ljo³³?
谁 DCM 那 瓶 酒 喝 完 了
谁把那瓶酒喝完了?(贵州优勉瑶语:邓正科母语)
- (63) tiu³¹naŋ³³khan⁵³nin³¹than⁴²tai⁴²kwən⁵³.
条 蛇 DCM 他 咬 死 了
蛇把他咬死了。(标敏瑶语:毛宗武 2004:257)
- (64) kau²tlu⁵ ka¹ci⁵θa⁴nthv¹. 你把衣服洗干净。(布努语:毛宗武等 1982:109)
你 DCM 衣服 洗 干净
- (65) me¹ tlo⁵ ya¹pjaŋ⁶θhəŋ³. 你俩把菜洗干净。(布努语:蒙朝吉 2001:135)
你俩 DCM 菜 洗 干净
- (66) ḥ¹³te¹³ kə³³mou¹³non³⁵ḥ³⁵. 你把帽子戴好。(优诺语:毛宗武、李云兵 2007:97)
你 DCM 帽子 戴 好
- (67) mfiŋ³³v³¹ tɔ³⁵ho³¹ntçə⁵⁵tçe³⁵.
你 DCM 刀 磨 利 些
你把刀磨利些。(巴哼语:毛宗武、李云兵 1997:61)

综上所述,苗瑶语由实义动词“拿”发展而来的处置句标记是一个多功能形式,其语义功能可归纳如表2所示:

表2 苗瑶语固有处置句标记的多功能性

语言或方言	词形	作实义动词“拿”	作工具介词“拿/用”	作处置句标记
湘西苗语	kə ⁴⁴ /kv ⁴⁴	+	+	+
黔东南苗语	ta ³⁵	+	+	+
川黔滇苗语	mb ⁴³	+	+	+
优勉瑶语	tso ⁵⁵ /to ³¹	+	+	+
标敏瑶语	khan ⁵³	+	+	+
布努语	tlu ⁵ /tlo ⁵	+	+	+
优诺语	te ¹³	+	-	+
炯奈语	kjɔ ⁵³	+	-	-
巴哼语	v ³¹	+	-	+

苗瑶语的处置句标记是由实义动词“拿”语法化而来的,其语法化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拿”为动作行为动词,动作性强,在句法结构中充当谓语核心;第二个阶段,“拿”的动作性减弱,词义开始虚化,通过隐喻的方式衍生出其他义项并逐渐扩散,语法化为引介动作行为凭借工具名词或动作行为对象名词的前置词;第三个阶段,“拿”的词汇意义更加虚化,不再具有动词的语义功能,只具语法功能。也就是说,实义动词“拿”通过语义漂白、隐喻引申等方式语法化为前置词,然后通过类推和重新分析后语法化为处置句标记,

语法结构也逐渐固化。苗瑶语处置句标记的语法化过程是不可逆的，具有单向性，其语法化路径为“实义动词‘拿’>工具介词‘拿/用’>处置句标记”。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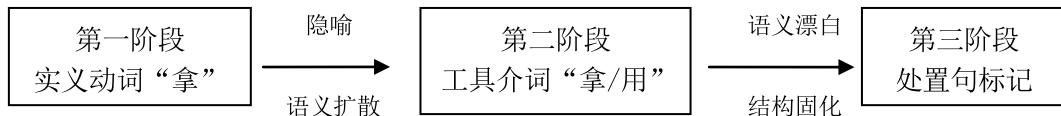


图1 苗瑶语实义动词“拿”语法化为处置句标记的过程

四 处置句固有标记来源的跨语言共性

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处置句中，苗瑶语、侗台语以及孟—高棉语等的处置句标记具有类型学共性，其来源具有一致性，均由“持拿”义实义动词语法化而来，语法化路径也基本一致，即“‘持拿’义动词>处置句标记”。但不同语言的语法化历程有所不同。

有些语言的“持拿”义动词语法化为处置句标记只经历了两个阶段，即由“持拿”义实义动词直接语法化为处置句标记。例如村语：

(68) bui²dan⁵dɔ(i)¹bən⁴. 拿条绳子来。(村语：欧阳觉亚 1998:106)

NV 条 绳 来

(69) bui² na⁵tshɔi⁴ləu⁵. 把它扔了。(村语：欧阳觉亚 1998:128)

DCM 它 扔 了

例(68)中的bui²为实义动词“拿”，而例(69)中的bui²为处置句标记。

又如黎语：

(70) meu¹deu¹tshai¹fi:k⁷khom³ku³hou¹purn¹ta¹?

你 NV 扁担 连 (的) 我 来 不

你连我的扁担也拿来了没有？(黎语：欧阳觉亚、郑贻青 1980:39)

(71) deu¹ tsu²hom¹wa:u¹tsho:n²du³tsho¹.

DCM 一 个 碗 放 在 桌子

把一个碗放在桌子上。(黎语：欧阳觉亚、郑贻青 1980:40)

例(70)中的deu¹为实义动词“拿”，例(71)中的deu¹为处置句标记。

有些语言的“持拿”义动词语法化为处置句标记则经历了三个阶段，其语法化路径为“‘持拿’义动词>工具介词>处置句标记”。例如傣语：

(72) au¹ ma²le⁵? 拿来了吗？(傣语：喻翠容、罗美珍 1980:76)

NV 来 了吗

(73) au¹ thai¹thai¹na². 用犁犁田。(傣语：喻翠容、罗美珍 1980:36)

INP 犁 犁 田

(74) au¹ thi⁴ dəŋ¹jok⁸sunj¹sunj¹.

DCM 旗 红 举 高 高

把红旗举得高高的。(傣语：喻翠容、罗美珍 1980:54)

例(72)中的au¹为实义动词“拿”，例(73)中的au¹为工具介词“拿/用”，例(74)中的au¹为处置句标记。

布芒语处置句标记的来源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例如：

- (75) $\eta a^{55}du\kappa^{24}ha\jmath^{51}\varepsilon k^{21}kh\alpha u^{12}ti^{33}te\kappa^{21}.$
他 NV 槽 猪 进 卧室
他把猪槽放到卧室里。(布芒语: 刀洁 2007:114)
- (76) $thu\jmath^{51}i^{51}du\kappa^{24}ha\jmath^{24}ts\kappa u^{55}.$
桶 这 INP 挑 橡胶
这桶是用来挑橡胶水的。(布芒语: 刀洁 2007:136)
- (77) $ku^{33}du\kappa^{24}s\kappa\jmath^{51}pu^{24}ba\jmath^{55}tu^{55}na^{55}.$
她 DCM 篮子 放 里面 家
她把篮子放在屋里。(布芒语: 刀洁 2007:145)

例(75)中的 $du\kappa^{24}$ 为实义动词“拿”，例(76)中的 $du\kappa^{24}$ 为工具介词“拿/用”，例(77)中的 $du\kappa^{24}$ 为处置句标记。

汉语的处置句学界研究较多，成果也很丰富，其处置句标记也来源于“持拿”义动词，且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例如：

- (78) 阙党童子将命。(《论语·宪问》，引自王力 2018:333)
(79) 令其兄子将米百车往饋之。(《旧唐书·张万福传》，引自王力 2018:333)
(80) 见酒须相忆，将诗莫浪传。(杜甫《泛江送魏十八》，引自王力 2018:334)

例(78)中的“将”为“持拿”义实义动词；例(79)中的“将”为工具介词；例(80)中的“将”为处置句标记。

五 结 语

苗瑶语的处置句具有相同的句法结构。不过，由于语言或方言不同，苗瑶语的处置句标记存在差异。大体而言，苗瑶语的处置句标记可分为固有标记和借汉标记两类，固有标记由实义动词“拿”通过隐喻、去语文化等方式语法化而来，经历了“实义动词‘拿’>工具介词‘拿/用’>处置句标记”三个阶段。在实义动词“拿”语法化为工具介词的过程中，语法化程度不高，在相关的语境中仍有实际意义。通过类推与重新分析，“拿”的语义不断泛化、语义漂白、结构固化，只具语法功能，没有词汇意义，最终语法化为处置句标记。

从跨语言的角度看，苗瑶语的处置句标记跟汉语和侗台语、孟—高棉语等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处置句标记的来源一致，其语法化路径也基本一致。这种一致性是一种区域共性，是语言接触和语法扩散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刀 洁. 2007.《布芒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2] 李云兵. 2008.《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3] 李云兵. 2015.《苗语动词的句法语义属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4] 李云兵. 2017.《论坝那语动词的体貌系统》，《民族语文》第3期。
- [5] 刘丹青、徐烈炯. 1998.《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中国语文》第4期。
- [6] 刘玉兰. 2012.《泰国勉语参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7] 罗安源. 2005.《松桃苗话描写语法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8] 吕叔湘. 1983. 《吕叔湘语文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9] 毛宗武. 1992. 《汉瑶词典》,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10] 毛宗武. 2004. 《瑶族勉语方言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1] 毛宗武、李云兵. 1997. 《巴哼语研究》,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 [12] 毛宗武、李云兵. 2002. 《炯奈语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3] 毛宗武、李云兵. 2007. 《优诺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4] 毛宗武、蒙朝吉. 1986. 《畲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5]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 1982. 《瑶族语言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6] 蒙朝吉. 2001. 《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7] 欧阳觉亚. 1998. 《村语研究》,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 [18] 欧阳觉亚、郑贻青. 1980. 《黎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9] 谭晓平. 2008. 《江永勉语与汉语的接触与演变》,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0] 王 力. 2018. 《汉语语法史》,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1] 吴福祥. 2017. 《语法化和语义图》,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22] 余金枝. 2016. 《矮寨苗语处置句研究》, 《民族语文》第5期.
- [23] 喻翠容、罗美珍. 1980. 《傣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24] 张 斌主编. 2010. 《现代汉语描写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5] 张伯江. 2019. 《说把字句》,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26]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On the Origin of Disposal Construction Markers in Hmong-Mien Languages

ZHANG Cheng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the types as well as the origi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of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markers in the Hmong-Mien languages. Hmong-Mien disposal construction markers fall into two types. One is the native markers,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notional verb “TAKE”; and the other is the markers borrowed from Chinese, such as *ba* 把 and *jiang* 将, which are replicated function words induced by language contact. The native markers are grammaticalized along the path of “notional verb ‘TAKE’ > preposition of instrument > disposal construction marker”.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is characterized by semantic bleaching, decategorialization, co-existence and unidirectionality.

[Keywords] Hmong-Mien languages disposal construction disposal construction marker grammaticalization

(通信地址: 550025 贵阳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